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知北游

洛水◎著

LOU SHUI

2

勇闯魔刹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北游 / 洛水 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680-620-3

I. 知… II. 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88364号

出 版 人: 李丽玮

策 划 人: 柳雁阳

责任编辑: 姚鸿文

装帧设计: 悦读时代·王涛

整合推广: 幻界STORY 悦读时代

知北游

洛水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10×1000毫米 1/16开本 85印张 260千字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80-620-3

定价: 115.00元 (全5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六卷	1
第一章 谁是老鼠谁是猫	1
第二章 挖地三尺	6
第三章 一回生二回熟	12
第四章 每个人都有秘密	16
第五章 破釜沉舟	25
第六章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31
第七章 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	36
第八章 梦	42
第九章 亲爱的宝贝	46
第七卷	52
第一章 胜利大逃亡	52
第二章 舍与得	58
第三章 玩的就是心跳	63
第四章 由技入道	68
第五章 过五关，斩六将	73
第六章 过五关，斩六将续	78
第七章 过五关，斩六将再续	84
第八章 两头追杀	92
第九章 瞬息万变	99
第八卷	103
第一章 能骗就骗	103
第二章 轮回	108
第三章 送上门的女儿	114
第四章 噩梦醒来迟	119



第五章	神树秘径	124
第六章	逝者如斯夫	129
第七章	骑着老鼠去看海	135
第八章	最难消受美鱼恩	140
第九章	炉子里的守财奴	145
第十章	无量	150

第九卷

第一章	真的还是假的	155
第二章	得来全不费功夫	161
第三章	同行是冤家	167
第四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173
第五章	请将不如激将	178
第六章	异物	183
第七章	小试牛刀	188
第八章	七情六欲镜	192
第九章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199
第十章	往事如刀	204

第十卷

第一章	人妖	208
第二章	鲸歌	214
第三章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220
第四章	报应来得快	224
第五章	罗生门	230
第六章	上了贼船别想跑	236
第七章	唇枪舌战	242
第八章	他乡遇故知	246
第九章	角斗	251
第十章	谁敢动我的老婆	258

第一章 谁是老鼠谁是猫

跟着如花，一步步走向门院深锁的绣楼，我的冷汗一滴滴滚落额角，湿腻了脸上的脂粉。刺杀计划肯定暴露了，住在这里，我们等于是屁股上挂粪筐——等死（屎）。

葬花渊是夜流冰的地盘，他甚至不用亲自动手，只要招呼一声，方圆百里的妖怪立刻蜂拥而至，打不死我们也累死我们。

站在院门前，如花的长尾巴灵活翘起，钻进锁眼，略一扭动，打开了挂在门上的沉重石锁。院子里寂静而幽深，绣楼孤零零地伫立在浓重的树影里，墙上爬满了深碧色的藤叶。风一吹，落叶掉进绣楼边的水池里，池水清澈如冰。

盯着如花的背影，有好一会，我忍不住想出手，以最快的速度击毙她，然后逃跑，或者公开向夜流冰叫阵，但我还是沉住了气。因为一抬头，就能看见悬挂在上空的黑色深潭，犹如夜流冰冷酷的眼睛窥伺着我。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黑色深潭永远悬在头顶。

“牡丹，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甘柠真看似随意地问道。

我装模作样地捧着肚子，嗯了一声：“可能是我的那个来了，有点腹痛，吃点当归归子调经止痛就会没事的。”刻意仰头，再次看了一眼黑色深潭。

甘柠真美目中闪过一丝奇特的光芒，我松开紧捏的花籽，重新塞进衣兜，放弃了立刻动手的打算。身处险境，一步也不能冒失。

穿过半月形的门廊，如花领着我们走进绣楼，口气生硬地道：“你们既然来了，就要严守葬花渊的规矩。绣楼里十多个房间可以随便住，但不许弄脏弄乱。还有，不经大王召见，不准私自走出绣楼，不准到处闲逛。”她似乎懒得搭理我们，匆匆介绍几句，扬长而去，临走时特意把院门重新上锁。

他奶奶的，这不成了软禁了？我目光扫过四周，暗淡的逆光下，曲廊迂回，闺房深深，一重重珠帘低垂。虽然布置雅丽，一尘不染，但有种说不出的阴森。走进一间闺阁，我们放下嫁妆箱，小心藏在床底。鼠公公长长地舒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心口：“目前总算顺利。刚才见到夜流冰，可把我吓出一身汗，现在腿还哆嗦呢。”

我冲他使了个眼色，走到窗前，掀起薄如蝉翼的窗纱一角，向外瞧去。院落里并没有妖怪暗中埋伏，然而，即使拉上窗帷，我仿佛也能看见上空悬挂的黑色深潭。



海姬、鼠公公看出我神色不对，迟疑着，谁也不敢贸然开口。小公主略一沉吟，打开一个嫁妆箱，从里面取出一只垂莲香炉，两手轻轻一搓，指间洒下一片纷纷扬扬的花粉，落进香炉。一缕淡蓝色的香烟袅袅腾起，弥漫开来，形成一个倒置的圆鼓鼓大喇叭，喇叭口罩住了我们。

“林公子，你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小公主的声音在香雾里飘忽不定：“这是花田秘传的花烟禁界，我们的谈话声会被扭曲。即使传到别人耳朵里，也只是些不知所云的声音。”

我赞赏地看了她一眼，小美人真是善解人意。甘柠真缓缓地问道：“林飞，你认为夜流冰已经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

“至少八九不离十了，否则怎会说出猫捉老鼠那番话？”

鼠公公、海姬、小公主的脸色齐齐一变，海姬恍然道：“是那个黑色的深潭在搞鬼？你们都做梦了？”

我点点头，心事重重：“依我看，那更像是一种离奇的妖术，催我们入梦，在梦中想起所有经历的往事。他奶奶的，等于剥光了给夜流冰看。你们不觉得吗？夜流冰的眼睛和那个黑色的深潭，简直一模一样。”

鼠公公吓得瘫软在地：“少爷的意思是——夜流冰对我们做的梦一清二楚？那岂不是摸透了我们的底细？完了完了，这下死定了，少爷安排的出嫁刺杀计划我全都梦见了！”

“难怪葬花渊里反而不如外面的丘陵防守森严，原来进入这里的人，都会被夜流冰了如指掌。”甘柠真凛然道：“幸好我在梦中觉得不妥，做到第二个梦时就强行抑止自己，夜流冰从我身上应该得到的不多。”

海姬道：“我和柠真情况相似，一觉得不对劲，立刻逼着自己清醒。”

高手就是高手，我抓起海姬小手，亲昵地亲了一下，以示褒奖，看得鼠公公两眼发直。海姬害羞地挣开手，嗔道：“小无赖，现在该怎么办？干脆杀出去，痛痛快快打一场！”

我为难地看了一眼小公主，摇摇头。首先不能连累花田，再者夜流冰已有了准备，哪会让我们轻易得手？何况一切还只是我的猜测。

小公主轻咬嘴唇，柔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公子不必太在意。既然计划失败，你们先逃吧，我会留在这里，做夜流冰的新娘。”花容惨淡，语气却没有一丝慌乱。

听到“逃”字，鼠公公立刻精神抖擞，紧紧裙带就要跑。我一把逮住他，狠狠瞪了一眼，沉声道：“什么是天命？我林飞偏偏不信！不救出鸠丹媚，我决不离开葬花渊！”

甘柠真淡淡一笑，过了片刻，说了一个字：“好。”

夜流冰应该是个很自大的妖怪，而且变态，想要对付他，就要好好利用这一点。我脑中意念闪动，目光缓缓扫过身边众人，一双双眼睛注视着我。这一刹那，我仿佛又回到了洛阳，我站在乞讨诈骗小偷抢劫帮的兄弟们面前，侃侃而谈，运筹帷幄。

夜流冰，你想玩猫捉老鼠，老子就陪你好好玩一场！看看谁是老鼠，谁才是猫！

喇叭形的禁界突然剧烈颤动，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慢慢撕开，蓝烟急促向四周散开。小公主轻呼一声：“有人试图破开禁界，不能再说了。”

很可能是夜流冰在作法，想偷听我们的谈话！我灵机一动，对她摆摆手，眼睁睁地盯着禁界一点点破碎，等到差不多了，我开始演戏：“总算顺利潜入葬花渊了，接下来按计划进行。这里防卫稀松，我们正好大干一场。”对甘柠真使了个眼色。

甘柠真会意地接口：“夜流冰妖力精深，还是要小心应付。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心里不安。他谈及猫捉老鼠，到底什么意图？”

我对甘柠真悄悄竖起大拇指，她这么半真半假地一说，反倒更易取信夜流冰。我装作

不在意：“我看夜流冰脑子不正常，所以喜欢胡说八道，大家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几天，我四处打探一下，摸摸虚实。”为了救出鸠丹媚，我当然要把葬花渊翻找个遍。但有那个深潭在，我们的举动一定会被夜流冰发现。所以我干脆实话实说，让夜流冰生出一切尽在他掌握的错觉。以他猫玩耗子的变态心理，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对我们下毒手的。

海姬凑趣道：“我们什么时候刺杀夜流冰？”

“等到洞房花烛，再‘咯噔’！”我绘声绘色地道，如果夜流冰真在偷听我们的谈话，那么他会耐心地等到那一天。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完婚之前提早下手，杀他个出其不意！

这一晚，我好好睡了一觉，养足精神。第二天醒来，窗前的翡翠妆台上，鬼魅般地多出了一朵黑色的冰花。

海姬、甘柠真、小公主围在妆台边，一眨不眨地盯着冰花。一问，谁也不清楚冰花是何时出现的。我不禁头皮发麻，随即想到，这可能是夜流冰特意玩的示威花招。

“各位，昨晚睡得可好？”冰花里忽然映出了夜流冰的脸，带着冰冷而神秘的微笑。

小公主定定神，答道：“多劳大王关怀，我休息得很好。”顿了顿，又道：“我想四处走走，不知大王能否应允？”

“当然可以，你现在是葬花渊的女主人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夜流冰凝视了小公主一会儿，从冰花里射出来的目光犹如实质，轻轻一扫，仿佛穿透我们的心灵深处。

片刻后，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狗尾巴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道：“给小公主请安，大王让我从今日起住在院子里，供您使唤。”

小公主冷冷地瞧着他，也不说话。狗尾巴讪讪地道：“您终于还是来了，看来鸢尾大将军还没有老糊涂。我早说过，花田应该和外族联姻。”

小公主忽然伸出手，一个耳光清脆地扇在狗尾巴脸上。

“这一巴掌，是替花田的列祖列宗教训你的。”小公主平静地道：“大王说了，我是这里的女主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此外，请你称呼我夫人。”

狗尾巴面色一变，捂着脸，忍气吞声地道：“是，夫人，小的明白。”

冰花里传来夜流冰的轻笑声：“小公主外柔内刚，颇有鸢尾大将军的英风。我已在百花坪备好早膳，请公主赏光。”

小公主看了看我们，略作犹豫，夜流冰意味深长地道：“带你的丫鬟们一起来吧，这样你也许会觉得自在些。”

狗尾巴狐疑地瞄了我们几眼，干笑道：“离开花田多年，小的连夫人的贴身丫鬟都不认识了。”走到跟前，假借行礼的机会，仔细打量。幸好我们几人相貌大变，没有被他认出。

小公主淡定自若：“你不是连祖宗都不认识了嘛。”向门外走去，狗尾巴赶紧跟上，顾不得再盘问我们。我回头一瞥，妆台上的冰花已经无影无踪。

百花坪离绣楼不远，千姿百态的奇花竞相斗艳，一片姹紫嫣红，芬芳袭人。花坪中央摆着小巧玲珑的花桌花椅，杯碟里盛着甘甜的花蜜香露。乍一看，还以为我们身处花田。

小公主善解人意地道：“牡丹、雪莲、金盏、蝴蝶兰，你们也坐下陪我一起用膳吧。”

我当然不客气地入座，无论何时何地，吃饱饭对我最重要。

“这片百花坪，是我参照花田的景致，特意为小公主栽种的。”夜流冰的声音幽幽响起，一朵黑色冰花阴魂不散地出现在花桌上，冰花里的夜流冰道：“公主还满意吗？”

我暗暗头痛，借助冰花，夜流冰简直神出鬼没。他始终不肯现出真身和我们相见，这样我们在明，他在暗，就算想杀他，我们也无从下手。



小公主轻轻啜了一口花蜜，道：“这片花坪虽然美丽精巧，但花田天然生成，胜过了花坪的人力匠气。”

夜流冰冷哼：“天然之物总有缺憾，人力才能制造出真正的完美。”

我心中一动，搭讪道：“大王说得是。葬花渊中的景致，无不清幽雅丽，虽说是匠心雕琢，但巧夺天工，比起粗鄙的自然景物更胜一筹。”

夜流冰目光一亮：“你倒是本王的知音。”

“花精牡丹多谢大王金口谬赞。”我装腔作势地对夜流冰盈盈一福，反正他也知道我瞎说，彼此心照不宣。

“牡丹，果然是国色天香的小美人。”夜流冰笑了笑，我也对他抛了个媚眼，看得海姬、甘柠真脸上露出不忍之色，再也吃不下东西了。

在百花坪的斜对面，一条清澈的小溪曲泻流过。溪边坐着一个尖耳女妖，侧对我们，左手半撩起翠绿的百褶裙，右手拎着一双绣花鞋，女妖伸直了曲线玲珑的小腿，赤脚浸泡在溪水里，轻轻拍打，晶莹的水珠纷纷溅在白嫩脚丫上。

见到我留意的目光，夜流冰问道：“牡丹，你觉得她美吗？”

我趁机反问：“大王，这位是？”

“跟我来。”夜流冰显得兴致很高，黑色冰花倏地消失在花桌上，随即又出现在溪畔。我们几个对视一眼，提着花裙，匆匆赶去。

“这是我的第四十八个夫人，芳名鹿芜。”夜流冰眼中闪过一丝得色，就像是一个画师，欣赏自己最得意的画作。

鹿芜兀自双腿拍水，仰着的脸上挂满天真烂漫的笑容，一眼都没有瞧我们。我心里清楚，她和我们昨天见到的那些女妖一样，听不见，看不见，永远都在重复一个动作。

小公主低低地叹了口气：“鹿芜死了吗？”

“死？”夜流冰露出冷酷而迷人的笑容：“当然没有，死人又怎么会动呢？”

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鹿芜的小手。皮肤又软又滑，很有弹性，还是温热的！如果是尸体，一定早凉透了！最奇异的是鹿芜的脉搏，隔了很久，才轻微地跳动一下。

他奶奶的，夜流冰到底用了什么妖术，把好端端的一个秀丽女妖变成现在的怪样子？

夜流冰缓缓地道：“你们觉得她美吗？鹿芜全身上下，最美的就是她这一双脚了。脚趾细巧娇嫩，像是刚长出来的小藕，白如霜雪，脚丫缝都那么洁净。我娶了她整整九十年，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她，捕捉她最美的一面。我终于找到了，当她坐在溪边，脱袜濯足时，我发现，这便是鹿芜最动人的时刻。”

夜流冰的语音带着一种诡秘的邪气，听得我汗毛倒竖。但我不得不承认，鹿芜赤足拍打溪水的画面美极了：明澈如珠的水花盈盈溅开，晶莹如玉的小脚轻灵翻飞，宛如一双雪白的小天鹅，展开翅膀，在碧波里嬉戏。

“大珠小珠滚玉足，这一幕，应该叫做‘鹿芜濯足’吧？”我凝视着鹿芜脸上的娇喜，道：“清澈的溪水，更能衬托出这双脚的嫩润水灵。”

夜流冰大喜：“好一句‘大珠小珠滚玉足’！想不到你居然是个风雅之士！”

“所以大王施展妖术，让鹿芜一直坐在溪边濯足？”

“不错！因为无论她再做什么，都比不上这一刻美。”

“大王不觉得这么做，太残酷了吗？”

“你错了！让美白白流逝才是一种残酷。”夜流冰脸上露出痴狂的神色，喃喃地道：

“夕阳再美，总有下山的时候。月有阴晴，花有开谢，美好的事物总是稍纵即逝，此乃天地法则。但本王这一生，偏偏要追求完美。现在的鹿芜，便是她一生中最美丽的娇姿，她将永远这么活着，以最美妙动人的一面存在。犹如不谢之花，无缺之月！她这一生，也因

此而完美！你们说，鹿芫是不是得好好感激本王呢？”

我干笑几声，掩饰心中的不安。

“小公主这次远嫁葬花渊，嫁妆丫鬟样样齐备，让本王省了不少心。”狂笑声中，夜流冰话锋一转，道：“喜礼六天后举行，请公主做好准备。”

不等小公主答话，夜流冰的脸一点点隐没在冰花中。小公主喝退了狗尾巴，众人面面相觑。海姬忍不住啐道：“疯子！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少爷，我们逃吧。”自从进了葬花渊，鼠公公每次开口便是这句话，我不客气地踹了他一脚，凑近鹿芫，摸摸她的小腿，捏捏她的尖耳朵，无论我怎么用力，她都没反应。

海姬瞪了我一眼：“不准趁机吃豆腐！”

甘柠真忽然走上前，把鹿芫推倒在地，又替她穿上绣鞋。但鹿芫像个木偶慢慢爬起，脱下鞋，拎在手里，重新把赤足浸入溪水。

“像梦游一样。”甘柠真摇了摇头，瞥了小公主一眼。我们明白她的意思，总有一天，小公主也会和夜流冰的老婆们一样，变得半死不活。

“我们只有六天时间。”我苦笑道。夜流冰对我们防备得紧，看来不到洞房花烛，他是不会轻易现出肉身的。



第二章 挖地三尺

整整一天，我们几乎走遍了整个葬花渊，也没找到鸠丹媚。

这里根本就没有牢房，也没有看守的妖怪。打破了脑袋我也想不出，到底夜流冰把鸠丹媚藏在了什么地方。

站在白石小桥上，甘柠真用莲心眼察看许久，微微摇头。

“不是吧？连你的莲心眼也找不到？”我失望地叫道。身旁的清丽女妖扶着桥栏，柳腰半倾，久久地凝波出神，眼神比水波更澈净。夜流冰真是造孽哦，这么漂亮的老婆居然当摆设，换作是我，早抱进被窝了。

海姬神色疑惑：“鸠丹媚真在葬花渊吗？云大郎会不会故意骗你？如果他设计害你，用这个法子正好让你自投罗网。再说了，鸠丹媚也许被关在葬花渊附近的丘陵里。”

我想了想，毅然摇头：“云大郎性子坦诚，和水六郎那些妖怪不同，何况我对他还有不杀之恩，应该不会恩将仇报。鸠丹媚一定被关押在某个秘密牢房里，我们再仔细找找。”

甘柠真抬头仰望着黑色深潭，沉吟道：“夜流冰既然敢放手让我们随意走动，就不怕我们能找到什么。就算找得到，他也会立刻察觉。”

小公主忽然道：“你们要找的人，会不会就是这些女妖中的一个？如果夜流冰用妖术改变了她的样貌。”

“不可能。”甘柠真打断了小公主的话，肯定地道：“我已经用莲心眼再三审视，她们全都是本来面目。”

我无奈地道：“实在不得已，只有逼出夜流冰的真身，硬干一场了。”

海姬美目一亮：“你有办法？”

我神秘地笑了笑，故意卖个关子。这是最后一步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和夜流冰撕破脸的。猫捉耗子的游戏，比的是双方的耐心。

当天夜里，我悄然溜出闺房，随行的还有鼠公公。在我的淫威逼迫下，他只好壮起鼠胆，陪我夜探葬花渊。至于海姬和甘柠真，她们将在一个时辰后离开绣楼，继续找寻鸠丹媚。这样兵分两路，令夜流冰无暇兼顾。

下了楼，穿过半月门廊，我们先摸到外院，狗尾巴已经奉命住了进来，他的房间还亮着灯，来回走动的身影隐隐映在窗纸上。我故意躲在窗下，轻拍了几记，弄出一点响声。

“谁？”狗尾巴推开窗，探出头来张望。十多根亮晶晶的咒丝闪电般缠住了他，先封嘴，再绑四肢。狗尾巴连我的人影都没瞧到，“扑通”摔倒在地。我随后拿出小公主给我的花粉盒，对准屋内，轻轻一弹，一片蓝色花粉撒了进去。没多久，屋内传来狗尾巴的鼾

声。这是花田秘制的迷幻粉，一旦吸入，便会昏迷，醒来后也会忘记当天所发生的事。

然后我才默念千解结咒，收去晶丝，向大门走去。

大门已经上锁，我拉起鼠公公，高高跃起，要翻门而过。“砰”，空中蓦地浮出一道黑色的冰墙，横在前方。我和鼠公公措手不及，狠狠撞在了冰墙上，一时头晕眼花。等我们落回院内，冰墙也消失了。

鼠公公捂着脑门上一个鼓起的红包呻吟：“少爷，四周被下了妖术禁制，我们出不去。还是打道回府吧。”

目光所及，大门上的铜锁正射出明亮的黄光，一闪一闪。我恍然明白是它在作怪。强行破锁并不难，但这么做，等于硬逼夜流冰和我们撕破脸。稍一犹豫，我返回狗尾巴的屋子，剥光他的衣服，果然在裤带上找到了钥匙，顺利打开了大门。

四周静悄悄的，树影在地上拉得很长，凝固不动。附近除了夜流冰的那些女妖老婆，一个妖怪也没有，诺大的葬花渊显得空荡荡的。鼠公公胆战心惊地望着半空的深潭，缩了缩脖子：“一想到夜流冰可能正在窥视我们，老奴就觉得害怕。”

我哼道：“就算被发现也不用怕，他既然要玩猫捉耗子，铁定不会半途加害我们。何况夜流冰不是神仙，不可能不吃不喝不睡地一直监视我们。你快点干活，抓紧时间！”

鼠公公埋下头，四肢伏地，乱嗅了一阵，不时用手敲地面，侧耳倾听。据我推测，关押鸠丹媚的牢房既然不在地上，那么有可能在地下。鼠公公是个老鼠精，天生擅长打地洞，所以我带他出来，察看地下是否隐藏了秘密暗道。

沿着门前的小径，鼠公公一路爬行，穿过百花坪、竹林、假山、溪涧、花园，仔细搜索每一寸地面。有时候他突然抓起一把泥土，捏了捏，又摇摇头，继续前行。

“发现什么没有？”我忍不住催问，找了将近三个时辰，这家伙还是一无所获，我帮不上忙，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鼠公公垂头丧气地摇头：“少爷，这里土质硬实，不像藏有中空的地道。”

我讶然道：“鸠丹媚这么个大活人，难不成飞上了天？”逼着鼠公公再找，累得他汗流浹背，最后一屁股坐倒在地，只是喘气摇头。

眼看时辰不早，我们只好打道回府。到了绣楼，我把钥匙重新拴在狗尾巴的裤带上，正要回房，忽然听见鼠公公的尖叫声：“少爷，快看！”

我赶紧奔出去，鼠公公蹲在院子里的水池边，小眼放光，紧紧盯着池壁，手一指：“少爷，你看，这里渗水！”

水池是用彩色的花纹石砌起来的，靠近池外壁底部，有一道极细的裂缝，水从细缝里一滴滴渗出，如果不仔细看，完全发现不了。

我不解地问道：“水池年久失修，渗水有什么大不了的？”

鼠公公嘿嘿一笑：“少爷，砌池的石头可是魔刹天的特产五色石，一经粘合，固若金汤，年岁再久也不会裂开。所以嘛，这道细缝可就不正常了。”伸出手，敲了敲靠近池根的地面。“笃笃”，声音闷厚，连我这个外行也听出下面是结实的泥地，不可能藏有地道。

“怪了。”鼠公公皱起眉头，苦思了一会，雪亮的鼠爪翻出指甲，指节咯吱作响，鼠爪暴涨，大如钢钩，对着地面一阵猛刨。

黑色的泥土被不断翻出，鼠公公猛嗅了一阵，抓起一把土察看片刻，眼神一亮，四爪加紧掘挖。刚开始，挖出来的泥土很硬，但挖到三尺来深，泥土渐渐稀松，再往下挖，泥土竟然“噗嗤噗嗤”地朝下掉。我忍不住一拳击去，薄薄的一层土被打穿，下方露出了一个幽黑的洞穴，弯弯曲曲，一直通向地深处。

“找到了！他奶奶的，牢房真的藏在地下！”我大喜过望，一颗心激动得怦怦乱跳。



鼠公公得意洋洋：“少爷，老奴说得没错吧。水池壁上的细缝应该是当初挖地道时，不小心碰损池壁留下的。挖地洞的家伙们很狡猾，原来的洞口应该直接通到池壁附近，但被重新改造，在上方补垒了厚厚的土层，所以先前我们敲击地面时，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中空，险些骗过了老奴。可惜百密一疏，终于被我这个打洞行家瞧出了一丝破绽。”

“什么破绽？”

鼠公公抓起一把挖出来的泥，送到我眼前：“按理说，接近地面的泥土，颜色较浅，比较干燥。而地深处的泥土往往是深色的，略带潮气。可你看，明明是差不多位置的泥土，却颜色深浅不一地混杂在一起，显然被人翻弄过，而且还是不久前刚刚挖动的。否则日子长了，土色终会相同。”

他说到这里，我俩齐齐一震。难道夜流冰的这个地牢挖了没多久？这不近常理啊。多想无益，眼看时辰不早，甘柠真她们又没回来，我横下一条心，抓起鼠公公跳进了深洞。

这个洞斜斜地朝下延伸，我们走了大约半里左右，前方突然没有了通路，竟然是个死胡同。在角落里，蜷缩着一只肉嘟嘟的穿山甲，一动不动，凑近一看，死去多时了。我胸口顿时一闷，兴奋了半天，这个洞原来是穿山甲的巢穴，根本不是什么地牢。

鼠公公也愣住了，我沮丧地叹了口气：“白费了半天劲，回去吧。”转身要走。

“少爷，等一等，我再看看。”鼠公公盯着洞壁四周细看了一会，手在上面逐寸摸过，忽地冷笑几声：“好一个障眼法，可惜碰上我这个打洞的祖宗，什么诡计也白搭。”竖起双爪，对准前方一阵猛挖，挖了足足一丈，泥土哗啦塌陷，眼前又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深洞。

我恍然大悟，设计暗道的家伙极有心计，暂时把地道封闭，又故意摆只死穿山甲在这里，诱骗人不再深究。这么看来，洞里一定藏了什么秘密。想到这里，我信心大增，急速向地道深处掠去。

曲曲折折地行了几里，前路突然一分为二，出现了岔道。鼠公公敲敲两边的洞壁，毫不犹豫地向左面的地道窜去。

地道忽上忽下，岔道也越来越多，越往里走，我越是心惊，地道似乎永远没有尽头。鼠公公有心在我面前露脸，自告奋勇地带路。也不知走了多久，耳听“砰”的一声，前面的鼠公公闷哼一记，向我飞撞了过来。

我心中一惊，鼠公公背后，幽灵般地闪出了一个身影，身材消瘦细长，一袭破破烂烂的大袍子上东一块，西一块涂满了油彩，脸上戴着一个咧嘴笑的红色童子面具，遮住了面目，只露出一双绿豆小眼。

“砰”鼠公公摔倒在我脚边，慌忙爬起，躲到我身后。我一言不发，一记脉经刀顺手劈向对方。不用猜就知道，对方一定是负责看守地道的妖怪。

对方的身子贴着洞壁一侧，轻轻一滑，避开了脉经刀。他也没有说话，小眼睛光闪闪，细细打量着我和鼠公公。

彼此对视片刻，我猛地喷出一口三昧真火，足尖点地，向他狠狠扑去，左臂化作一条软鞭，缠向对方腰际。

对方“咦”了一声，似乎颇感惊讶，手从袍袖里伸出，双掌光秃秃的，只剩下右手一根食指。准确地说，这不是一根手指，更像是一管粗毫的毛笔，笔头硕大，布满浓密的软毛，毛上饱蘸了五颜六色的彩汁。笔尖轻轻一勾，在地上飞快画出了一股碧色的泉眼。

奇象顿生！

地上水声汩汩，奇迹般地冒出了一道清泉，喷射而出，浇灭了我的三昧真火。笔尖再甩出一道蜿蜒的蓝色墨汁，落在洞壁上，一条发光的蓝色小蛇破壁飞出，迎上我的手鞭。交击之下，一阵麻酥酥的怪异力量猛地传了过来，震得我手鞭一阵发软，就像被一道闪电

劈中。我顾不上惊讶，运转璇玑秘道术，气圈层层荡出，蓝蛇被气圈带动划了个圆弧，堪堪从我肩旁掠过，击中洞壁，穿透出一个极深的细孔。

泉眼倏地消失了，地面平整，连一丝裂缝都没有，地上也很干燥，不留半点水渍。我目瞪口呆，这是什么妖术？画个图竟然变成了活物！盯着对方那根形似毛笔的手指，我不禁心痒痒的，要是画什么就是什么，那老子画一座金山，岂不是一辈子不愁了？

“喂，你是谁？”对方怪声怪气地问道，配着脸上的赤红童子面具，显得异常诡异。我脑中意念急转，想不到夜流冰还有这么厉害的手下，如今既然被对方发现，我只有杀妖灭口。

我纵身扑上，一口气劈出几十掌脉经刀，金黄色的刀气嘶嘶作响，映得幽暗的地道一片光亮。

对方紧贴洞壁，灵活滑动，同时食指飞舞，在石壁上一连画了几笔，顺着笔尖划动，黑暗中猛地跃出一头金芒闪耀的狮子，张开大嘴，把脉经刀气一口吞下。金狮转身向我疾扑，仓促下，我急展魅舞，柳絮一般飘起，反跃到金狮背后，双腿灵幻踢出。轰的一声，金狮被踢得撞上洞壁，消失得无影无踪，洞壁泥块激溅，上面赫然印着四个凌厉的爪印。

“好美妙的姿势！”对方喝一声彩，伸指在地上疾画，寥寥数笔，就把我刚才的魅舞画了下来。姿容、神态、舞姿都描绘得惟妙惟肖。画像猛地破土跃出，在半空双腿踢动，动作和我分毫不差。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出现在眼前，还会舞动，任我胆子再大，也看得心里发怵。还好，另一个“我”使出那一记魅舞后，身影越来越淡，消失在空气中。

这个妖怪太可怕了，一定要干掉他！我眉心内丹跳动，三只龙蝶爪同时探出，左拳混沌甲御术，右掌胎化长生妖术，口喷三昧真火，攻势笼罩住他的全身上下。

眼看对方难以逃脱我天罗地网般的攻击，他突然提笔，在洞壁上画了一扇黑色的门，然后拉开门，闪身而入，关上门，身影在我眼前诡异地消失了，那道画出来的门也随之消失在洞壁上。

哇靠！我心里一阵发毛，没搞错吧？人不见了？我用力拍拍洞壁，霍然转身，目光闪电般扫过四周，漆黑的地道里，只有我和鼠公公大眼瞪小眼，再也看不见第三个人。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少爷，我觉得不太对劲。”

蓦地，在我左侧半尺的距离出现了一扇门，对方从门里飞速掠出，食指划动，勾勒出几道闪电。凌厉的电光迅猛劈过，视野里一片耀眼的白亮。我躲避不及，只有双臂化作钢盾，护住前胸。闪电狠狠劈中手盾，我的双臂立刻发麻，如同真的遭受电击，暂时动不了。眼看不妙，我急念千千结咒，亮晶晶的晶丝倏地在黑暗中闪过。

“千千咒结！”对方惊呼一声，在咒丝即将缠住他的一刻，又一次闪入画出来的门内。

我开始萌生退意，这个妖怪的妖术太怪异了，一根画笔般的食指能把图画变成活生生的东西，这么打下去，我多半不是对手。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瞅了一眼鼠公公，只要他再说一声逃跑，我正好顺水推舟，体面开溜。

知仆莫如主，鼠公公果然面色惶惶，刚要开口。“砰砰砰”，四壁妖异地凸出一扇扇门，门一扇接着一扇打开，里面陆续走出一个个戴着赤红童子面具的身影，每一个都长得一模一样，每一个都怪声怪气地问我：“你是谁？和吐鲁番什么关系？”

一时间，声音此起彼伏地回荡在地道里，一张张面具看得我眼花缭乱，我随即明白过来，这些妖怪只有一个才是真身，其余的，不过是那个面具妖怪画出来的！

哪一个才是真身？我运转镜瞳秘道术，清澈如镜的双目中，这些妖怪全身浓墨重彩，宽大的破袍上流淌着淋漓的彩汁，只有我正前方的一扇门里，那个妖怪身上干干净净。



“是你！”我猛喝一声，向妖怪的真身扑去。

“我什么？”所有的妖怪缩脖子耸肩，齐齐发出怪笑。“砰”，所有的门重重关上，我扑了个空，差点撞上洞壁。“砰”，门又重新打开，一个个面具妖怪走出来，异口同声地道：“眼力还不错嘛，但要想捉到我，你还嫩了点。”然后妖怪们走马灯般地在一扇扇门里穿进、穿出，看得我头晕眼花，再也分辨不出哪一个才是妖怪的真身。

“少爷，快逃吧！这个妖怪……”鼠公公还没说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抓起他，向后飞退。今世重逢以来第一次，我们主仆如此齐心。

“现在想逃？太晚了。”妖怪们齐声道，一个接一个化作虚浮的幻影，消失在视线中。只剩下真身站在我们对面，食指绕着我们飞快划过地面，画了一圈深深的壑沟。

地面立刻裂开，泥土滚动，我和鼠公公所在之地向下塌陷，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向下沉落，掉进了壑沟。面具妖怪食指再动，顺着原先画出来的壑沟抹去，沿着笔尖，壑沟寸寸消失，裂开的地面急速缝合。我暗叫不妙，对方显然想把我们封死在壑沟里。吹出吹气风，我一把拉住鼠公公，急急向上飞掠，一口气窜上地面。

“轰”，壑沟恰好在脚边消失，惊出我一身冷汗。

“妖术不错，有两手。”面具妖怪点点头，手掌纳入袍袖，不再攻击我们。

“你应该不是夜流冰的手下。你究竟是谁？据我所知，吐鲁番的千千结咒从不传人，你是如何学到的？”

“你又是谁？”我不客气地反问，虽然几番交手下来，我尽落下风，但表面上还得装得气势咄咄，使对方不敢得寸进尺。

“我是谁？”妖怪嘿嘿一笑，伸手上脸上随意一画，赤红的童子面具不见了，换作一个白脸的书生面具，他连画几笔，一会儿变成愁眉苦脸的老头面具，一会儿变成娇滴滴的美女面具，一会儿又变成满脸虬髯的黑大汉面具。千变万化，令人目不暇接。

“你说我是谁？”妖怪戏谑地道：“我老人家化身千万，你怎会认得出来？”

我默运璇玑秘道术，以气圈护住全身，镇静地道：“不管你是谁，你也不准对我无礼，因为我是你们大王的客人。”

妖怪冷笑一声：“夜流冰的客人会在深更半夜，偷偷摸摸来这里？看你的样子像个花精，不过应该不是。你是混进葬花渊意图不轨的，对不对？敢找夜流冰的麻烦，胆子倒是不小。”

我仔细揣摩他的话意，反问道：“你也不是夜流冰的手下，对不对？否则不会直呼夜流冰的名字。莫非你也是来葬花渊找茬的？”

“好一个小滑头，你是女人还是男人？长得倒像个娇滴滴的小美人，声音这么粗。”对方没有否认我的话，语带笑意，态度似乎变得友善起来。

我这才想起，从对方现身开始，我一直忘记了要捏细嗓子说话。他奶奶的，搞了半天，这家伙原来不是夜流冰的手下，真是白担心一场。不过葬花渊防卫森严，一个外人怎么混得进来呢？他和夜流冰是什么关系？半夜出现在地道里，目的又何在？

我顺势试探他的口风：“阁下和夜流冰有仇吗？”

“无仇无怨。”

“那你来葬花渊是为了？”

对方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并不回答。我暗骂一声老狐狸，表面上笑嘻嘻地道：“阁下和我们一样，半夜鬼鬼祟祟摸进地道，显然都不干什么好事。只是恐怕阁下不清楚，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夜流冰的监控下。他早已摸清了你的底子！”

对方一点也没有被我危言吓倒，冷冷地道：“凭我的生花妙笔，还怕瞒不过夜流冰那个畜生？何况从亥时到寅时这几个时辰，是夜流冰的入眠期，梦潭也会暂时失去监控作

用。”

“入眠期？梦潭？”我迷惑不解地道，梦潭应该是指那个黑色深潭？但入眠期又是什么意思？

对方微微一愣：“原来你对夜流冰一无所知。”

我小脸一红：“既然阁下不是夜流冰一伙，那么大家就是同道中人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你知道什么夜流冰的隐私、弱点、不良嗜好，不妨说出来听听，大家一起联手对付他。”这个妖怪妖术奇异，身份神秘，要是能把他拉拢过来，杀掉夜流冰就多了几分把握。

“你是你，我是我，谈不上什么志同道合。你想要对付夜流冰，是你自己的事，和我无关。”

我眼珠一转，不怀好意地道：“就怕我一旦失手被捉，挨不住夜流冰的严刑逼供，会把你招供出来。”

“一吓二哄三骗，你的花样倒不少，只是对我老人家不管用。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来葬花渊想干什么吗？”对方软硬不吃，简直像一尾滑不溜丢的鱼，让我束手无策。

“寅时快到了，你们最好赶紧离开，以免被夜流冰发现，连累了我。”对方眼神骤变，身形闪动，向地道深处掠去。

我急忙叫住他：“牢房在什么地方？我是来这里救人的！”

“牢房？”对方一愣，随即露出恍然之色：“这里什么也没有。实话告诉你，这条地道是我亲自挖建，作为暂时栖息之处。”

我大吃一惊，差点怀疑自己听错了。辛辛苦苦找到的地道居然不是夜流冰的地牢，这一晚可真是白忙活了。

“记住，你们从来没有见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们。”望着对方转瞬消失在远处，我心中疑惑丛生，犹如一团纠缠不清的麻绳。



第三章 一回生二回熟

时间是很奇怪的东西，有时度日如年，有时白驹过隙。从地道回来以后，一晃几天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关押鸠丹媚的牢房。眼看婚期逼近，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闺房里转来晃去。

现在刚刚凌晨，天色阴灰，但我已经睡不着了。鼠公公打了个哈欠，揉揉眼睛：“少爷，哦不，牡丹，拜托您不要吵，让老奴再睡一会吧。”

“他奶奶的，老子几乎把葬花渊翻了个底朝天，为什么还找不到鸠丹媚？”我推开窗，又关上，心情越来越烦躁。自从那晚我们和面具妖怪分开，第二天我和鼠公公再去察看时，水池下边的地道已经被堵死了，任凭鼠公公如何刨挖，也找不到洞口。显然面具妖怪不愿泄漏行藏，对地道动了手脚。

海姬道：“你急也没有用呀，我和柠真同样一无所获。还是按我说的，和夜流冰硬拼干脆。”

甘柠真盘膝坐在纱帐里，微微摇头：“投鼠忌器。如果鸠丹媚真在夜流冰手里，他一定会以此要挟我们。就算想放手一搏，也不见得有机会。”

小公主忽然从床头坐起：“虽然我们花精常年幽居花田，过着不与外界相往的生活，但那个能以食指作画の妖怪，我也有所耳闻。据传他是魔刹天最神秘的妖怪，喜戴面具，行踪飘忽，几乎没有妖怪见过他的真面目。要是他和夜流冰有仇，我们倒可以好好利用。”

我哼道：“这家伙老奸巨猾，哪肯帮我们？早连人影都没了。”

“他当然还躲在葬花渊，不管他有什么目的，没有达成之前，是不会离开的。”小公主托腮沉思：“他挖的那条地道，很可能直接通向葬花渊外。否则妖术再强，他也不可能瞒过梦潭，潜入这里。”

“你是说他从外面挖通地道，再顺着地道潜入葬花渊？”我恍然叫道，小公主点点头。

再过三天，就是小公主的大婚了，但她看上去一点也不焦急，冷静自若。纤弱的身子里，似乎蕴藏了铁打一般的意志，比我这个男人还要坚强。我不禁暗觉羞愧，只不过遇到一点小挫折，老子就急躁起来，这可不像话。略一沉吟，我拍拍鼠公公：“你还得发挥特长，把地道重新找出来。一旦不妙，那里将成为我们最佳的逃亡路线。”

“还有一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我顿了顿，接着道：“有谁知道，夜流冰住在哪里？我们找遍了葬花渊，就算找不到鸠丹媚，也该摸到夜流冰的住所。”

小公主道：“我套问过狗尾巴的话，好像连他也不清楚夜流冰的住处。每次有事，夜

流冰就会现身找上他。”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夜流冰每一次出现、消失都借助冰花，简直像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幽灵，我们便是想刺杀他，也没机会。他肯定在葬花渊里，但究竟躲在什么地方了呢？

“哗啦啦”，窗外，陡然传来翅膀拍动的狂风声。众人警觉地齐齐站起，我拉开窗帷一角，向外瞧去。一群飞猴正从半空掠过，贴着远处的竹林尖梢，飞向一座篱笆围绕的精舍。那块地方我们早就搜索过了，竹篱笆在屋舍外圈出了一片小空地，种植着各种药草。屋子里则空空的，没有住人。除了飞猴上坐着的如花，我瞥见了另一个人，忍不住讶然叫出声来。

“夜流冰来客人了，猜猜看，是谁？”

鼠公公骇然跑到窗前，探头张望：“不会是魔主吧？”

“是我不久前收的徒儿——孙思妙。”难怪会在花田附近遇见他，原来这个倨傲的老妖怪和我们目的地相同。飞猴落在精舍前，如花神态恭敬，将孙思妙迎进房，小白兔在后面一蹦一跳。

鼠公公奇道：“怪了，孙思妙为人孤僻，没听说他和夜流冰有交情啊。”

“葬花渊越来越热闹了。”我陷入了沉思。孙思妙是行医的，他来葬花渊，莫非是夜流冰请他来替人看病的？

傍晚的时候，我得到了答案。夜流冰请我们赴晚宴，在狗尾巴的领路下，我们走过小桥，步入松林背后一个狭窄的幽谷。漆黑的夜色下，几堆通红的篝火在谷中闪耀不定，映得苍碧的松树像是涂上了一层血。

四周围绕着秀丽叠翠的小山壁，一条条狭长的小瀑布宛如玉带，被篝火照得通亮，沿着石缝轻舞而下。下方是星罗棋布的小水潭，仿佛一只只雪白的玉盘，恰好接住飞流的瀑布。水花迸溅，腾起一片蒙蒙烟雾，好似梦幻。

在篝火堆中央，平地凸起一片石坪，我对葬花渊地形早摸透了，知道这是一整块奇大的翠石，足足有一亩多，石头绿得半透明，周边围起了朱栏曲槛，绿萝攀爬其上。翠石上平躺着一个女妖，曲线玲珑，一丝不挂，雪白的肌肤也染上了几许嫩嫩的碧色。她眼帘半垂，酥胸微微起伏，如同沉浸在一个甜美的睡梦中。

孙思妙照样背着大药筐，负手站在翠石边，凝视女妖，静静出神。火光照得他脸上忽明忽暗，也不知想些什么。小白兔在翠石上下来回蹦跳，时而伸出粉红色的舌头，好奇地舔舔女妖。

“晚宴就在这里举行，请各位稍待。”狗尾巴躬身道，又替我们和孙思妙互相引荐：“这位是大王专程请来的贵客，魔刹天的神医孙思妙。”“这是来自花田鸢尾大將軍的千金小公主，大王的新夫人。”

孙思妙随意扫了我们一眼，也不理睬，态度是惯有的傲慢，显然没有认出我们。

“汪”的一声，天狗从他袖子里窜出，蹲在地上，对我们低吼不止。

月魂悄声道：“这个老不死的畜生，它倒是闻出了我们的味道。”

我装作受惊娇呼，手捂心口后退。孙思妙喝住天狗，不解地看了我们几眼，目光又重新回到女妖身上。

“这是本王的第三个夫人，芳名雪蚕。”翠台上，幽灵般地出现了一朵黑色冰花，夜流冰的目光比黑冰还要幽深。

我翻翻白眼，妖王大人，拜托你换个造型出场吧，老子都看腻味了。

“雪蚕的美妙处，在于肌肤与众不同，天生光洁胜冰雪，不沾半点尘垢。细细一闻，还有异香。”夜流冰对狗尾巴点头示意，后者随手从地上抓起一把尘土，洒在雪蚕白腻平